



琼瑶



幸运草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·第七辑

幸运草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幸运草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5.1

（琼瑶全集·第七辑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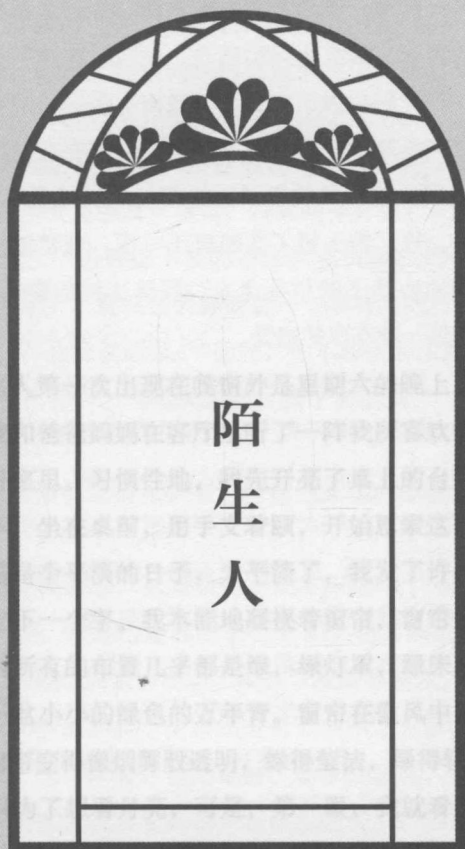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02-1407-7

I. ①幸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892号

目 录

1	陌 生 人
31	若 梅
45	桤 梣
61	花 语
101	黑 痣
115	斜 阳
133	风 箏
145	迷 失
157	情 人 谷
179	逃 避
191	芦 花
201	黑 茧
235	蜃 楼
253	芭 蕉 叶 下
263	旭 琴
279	幸 运 草



陌生人

那个陌生人第一次出现在我窗外是星期六的晚上。那是个月亮很好的夜晚，我和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听了一阵我所喜欢的古典乐，然后退回到我的卧室里。习惯性地，我先开亮了桌上的台灯，再从抽屉里拿出了日记本，坐在桌前，用手支着颐，开始思索这一天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。这是个平淡的日子，太平淡了，我发了许久的呆，日记本上仍然没有记下一个字。我本能地凝视着窗帘，窗帘是淡绿色的，我爱绿色，室内所有的布置几乎都是绿，绿灯罩，绿床单，绿桌布，窗台上还放着一盆小小的绿色的万年青。窗帘在微风中拂动，月光透过窗帘，使那窗帘变得像烟雾般透明，绿得莹洁，绿得轻软。我走过去，拉开窗帘，只为了想看月亮，可是，第一眼，我就看到了他！他笔直地挺立在窗外不远处的一盏街灯下面，静静地凝视着我的房间。街灯把他照得很清楚，他的个子颇长，背脊挺直。虽然这是春天，他却只穿着一件白衬衫，底下是条藏青色的裤子。我无法看清他的面貌，事实上，猛然发现窗外站着这么个人，已经让我吓了一跳，尤其他那种若有所思的宁静，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阴沉气氛，使我更加不安。我迅速地把窗帘拉上，回到桌前坐下，但却不能平静。十分钟后，我再走

到窗前，从窗帘的隙缝里向外窥视，那个陌生人已经不见了。

这是一个开始，三天后的夜晚，那个陌生人再度出现在我窗前。当我拉开窗帘的一刹那，惊恐使我血液凝注，他依然站在那盏街灯下面，注视着我的窗子。两次相同的情况，使我断定这不是偶然。几乎出于反射动作，我立即拉拢了窗帘，但我没有退开，却在窗缝中窥视着他。他似乎有点失望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靠在街灯的柱子上，低头望着地下，地下，他顾长的影子正被街灯长长地投在柏油路面上。大约过了五分钟，他又抬头望了我的窗子一眼，就转过身子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慢慢地向巷子的尽头走去。我目送他的影子在巷头消失。奇怪，心里竟浮起一种苍凉的感觉。

又过了几天，那是个雨夜，雨滴在窗玻璃上滑落，街灯上的电线上挂了许多水珠，晶莹透明得像一串项链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。我正在书桌前记日记，窗帘是拉开的。偶然一抬头，我看到了他，与以前不同地，他披了一件雨衣，并没有戴雨帽，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头发上的雨珠。我放下笔，用手托住下巴，静静地望着他，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望着我。就这样，我们彼此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雨下大了，大滴的雨点叮叮咚咚地敲着窗子，透过窗玻璃上的雨水，他的身子变成个模糊的影子，但他仍然没有走。雨越下越大，看着他伫立在雨中，使人惶惑而不安。我拉起窗帘，再度把他关在我的视线之外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没有把这个困扰着我的陌生人事件告诉爸爸妈妈。每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三人照例是聚集在客厅里，唱机上播放着一张我所爱听的唱片。爸爸叼着他的烟斗，坐在沙发里，膝上堆满了他的设计图。有时，我会跑过去，把他的设计图抢过来抛在茶几上，警告地说：

“你应该把你的晚上给我们，爸爸，这不是工作的时间！”

爸爸会一把拉住我，故意板起脸来说：

“告诉我，珮容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八！”我说。

“胡扯！十九啦，腊月二十八日的生日，忘了吗？一辈子十八岁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离开顽皮的年龄已经很远了！再过两年，也该找个男朋友结婚了……”

“别说！爸爸！”我喊，挤在他身边坐下，用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撒赖地说，“我不交男朋友，爸爸，我嫁给你好么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爸爸拉下我的手来，在我脸颊上拧一下，把我推开说，“永远长不大！赶快去听你的莫……模特儿吧！”

“莫扎特！”我抗议地喊，“爸爸，你不尊敬音乐家！”

“好好，莫扎特！”爸爸笑着说，望了望妈妈，“静如，我们太惯这个女儿了！”

妈妈从她的编织上抬起头来，悄悄地微笑，她那美好的眼睛明亮而生动。

哦，我真爱我的家，我真爱我的妈妈和爸爸！他们是我的一切，爸爸学的是建筑，但他的绘画造诣也很深，他有科学家冷静的头脑，也有艺术家的风趣和热情。我想，我至今没有男朋友，也和爸爸有关，他使我轻视全天下的男孩子。虽然爸爸已经四十五岁，但他仍然是个极漂亮的男人，他的浓眉，他的眼睛、鼻子都漂亮，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膛使人有安全感，我真喜欢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不管我已经超过了撒娇的年龄。妈妈呢，她是个美人儿，我真庆幸自己遗传了她那对大而黑的眼睛。每当有人夸我的眼睛长得好，我就想带他去见见妈妈，妈妈不但把她的眼睛遗传给了我，而且把她的音乐兴趣也遗传给了我。她学的是钢琴，而我学了小提琴，不过，我的小提琴远不如妈妈的钢琴。我的脾气急，耐心不够，很容易出错。妈妈则恬静温柔，清丽得像一潭水。只是，妈妈比较多愁善感，也很容易受惊。爸爸和妈妈，

好像天生就一个是保护者，一个是被保护者。

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我是幸福的，幸福得不知道世界上有忧愁，我尽我的全力去享受着人生，享受着父母的爱。我没有一般少女们的什么春愁秋怨，也不想恋爱和交友，我只要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音乐。但是，这个陌生人的出现扰乱了我的平静，我不想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。每到晚上，我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总会拉开窗帘看看。雨夜之后一星期，他又出现了。

那夜，他出现得很晚，我已经记完了日记，正在练小提琴。对于正规的琴谱，我的兴趣不大，总喜欢拉一些曲子，尤其是一些小曲子，像梦幻曲、冥想曲、罗曼史、小夜曲等。这天，我爱上了萨拉萨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一连拉了好几遍，拉第三遍的时候，偶尔回头对窗外看去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站在那儿，这次，并不在街灯底下，而是就在我的窗子外面，距离窗子这么近，我可以完全看清他。他依然穿着件白衬衫，看起来破旧，可是很整洁，他的脸庞瘦削，两眼深凹，但却炯炯有神。我无法看出他的年龄，可能三十几，也可能四十几，也可能五十几。他的眉头微锁，眼睛深邃，当我中辍演奏而注视他的时候，他也凝视着我。一刹那间，我觉得像中了催眠术，这张陌生的脸上有什么东西撼动了，我拿着提琴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他的眼睛像在对说话，我渴切地想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我迅速地转过身子，妈妈正走了进来。她望着我，温柔地说：

“为什么一个曲子拉了一半就不拉了？我喜欢听你拉这支《流浪者之歌》，再拉一遍吧！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我说，很快地回头再对窗子看一眼，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那个陌生人已经不见了。

我再度拉起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但，我的情绪如此不安定，脑子里像奔马飞驰似的闪着好几个问题：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要站在我的窗

外？看他的样子并无恶意，也像受过高等教育，但怎会如此地落拓潦倒？我心不在焉地拉着琴，一连错了好几个音，只得停下来。妈妈诧异地看着我问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我懊恼地说，“今天晚上拉不好琴，不拉了！”

我收起提琴，妈妈审视着我。我扣起了提琴盒，妈妈走过来，牵住我的手让我坐在床上，她站在我面前，用手抚平我的头发，沉吟地说：

“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？珮容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很快地回答。

“没有什么属于女儿要对妈妈讲的话吗？”妈妈说，紧紧地注视我，“在大学里，有没有比较要好的男同学？”

“哦，妈妈！”我说，“你知道不会有的！”

妈妈微微地皱了一下眉，她的眼睛看起来很忧愁。

“珮容，”她说，“你大了，有许多事，你是应该关心的，这个星期天，爸爸公司里新进来的一个年轻人要来吃饭，你也学着招待招待客人！”

“哦，妈妈！”我叫，“我不要长大，我也不要你们给我安排这些事，我讨厌这些！我宁愿比现在再小十岁！”

“不要说傻话！”妈妈拍拍我的肩膀，慈爱地说，“早点睡吧！记得关窗子，晚上风大！”她转身向门口走去，我目送她走到门口，突然跳起来叫：

“妈妈！”

妈妈回过头来，我扑上去，像个孩子般抱住她，把头靠在她怀里：

“妈妈，我愿意永远跟你和爸爸在一起，”我激动地说，“直到死，直到死，妈妈，别急着要我出嫁！”

妈妈摸着我的头，微笑地说：

“傻孩子！真的长不大！”

妈妈走出房间，我关上房门，刚转过身子，就大大地吓了一跳，那个人！又站在窗外了！因为事先毫无防备，这次真的使我心魂俱碎，他的忽隐忽现使我想起幽灵和鬼怪。事实上，他那憔悴的面容，深沉忧郁的眼光也真像个幽灵。我用手抓住自己的衣领，一连退后了好几步，嘴里不禁颤颤抖抖地问：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他望着我，眼光变得非常柔和，然后，他对我点了点头，似乎在叫我不要怕。我鼓足勇气，向窗口走了两三步，他又对我点点头，同时微微笑了一下。我的恐惧心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强烈的好奇，我问：

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不要什么，”他说话了，是北方口音，声调低沉而富磁性。“你的琴拉得很好，只是，萨拉萨蒂作这曲子的时候是带着浓厚的感伤意味的，假若你能去体会一个流浪者的心情，然后把你的感情奏进琴里去，那就更动人了！”

“萨拉萨蒂！”我轻轻地叫着，靠近了窗口，奇怪这个陌生人对音乐竟是内行。而且，他说这几句话，显然是故意要使我明白他是个行家。“你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一个流浪者！”他说，笑笑，笑得十分凄凉。

“你为什么要站在我的窗口？”我率直地问。

他无所置答地笑笑，然后说：

“明天你下了课在校门口等我，我们谈谈好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明天有课？你知道我在哪个大学？”

“明天是星期四，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的课，对吗？你是 × 大音

乐系二年级的学生，主修管弦乐！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悚然而惊。睁大眼睛望着他。

“不要怕！”他收起了笑容，脸色显得很严肃很诚恳。“我对你没有一点点恶意和企图，请你相信我！”

我能相信他吗？但是，我相信了，他的脸色使我相信，他的眼神使我震动，我觉得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，使我迷惑，也使我信任。我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：

“好，明天三点半钟在校门口见。”

“还有一个请求，”他说，“能够不让你家里的人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我很犹豫，活了十九岁，我从没有什么事是瞒着爸爸妈妈的。但，他那恳切的声调使我软化了，我点了点头，很快地关上窗子说：

“你快走吧！”

同时我听到有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起来，爸爸的声音在门外说：

“珮容，是不是你在说话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慌乱地说，一把拉上了窗帘，“我在背诗呢，爸爸。”

“背诗？”爸爸推开房门，衔着他的烟斗，含笑站在门口，对我眨眨眼睛说，“什么时候你对诗又感到兴趣的？念出来让我听听是首什么诗？”

要命！我就从来记不住一首诗，这个谎撒得实在太不高明，迫不得已，我只好把临时想起来的两个乱七八糟的句子念了出来：

“山前有个崔粗腿，山后有个粗腿崔……”

爸爸“噗”的一声笑了起来，烟斗差点滚到地下，他忍住笑说：

“你这是一首什么诗呀？”

我也想起来了，这原是个急口令，我竟把它念出来了。没办法，只得也望着爸爸发笑。

爸爸笑得摇摇头说：“你怎么越大越顽皮了？深更半夜不睡觉，在

这儿念什么粗腿腿粗的？快睡吧！”他一只脚跨出房门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公司里新聘了一个成大建筑系毕业的学生，名字叫唐国本，星期天我们请他吃饭，你别出去，在家里招呼一下。”

“糖果盆？”我说，“爸爸，你是不是准备把这个糖果盆介绍给我做男朋友呀？我对糖果盆不感兴趣，你还不如找个盐罐子来！”

“好了，别说笑话了吧，快睡觉！”爸爸说，跨出房门，眼角却堆满了笑。

关好了门，我立即上床睡了。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失眠之夜。我眼前始终浮着那个清癯的陌生人的面貌，和那对深邃忧郁的眼睛。何况，从不撒谎的我竟撒了谎，我欺骗了我所挚爱的爸爸，只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！我该不该这样做？我会不会做错了事？

第二天，准三点半钟，我在校门口看到了他。这次，他的衬衫烫得很平，头发也梳得很整齐，他眼睛中有着喜悦的光辉，嘴角带着微笑，这一切使他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他走过来，从我手中接过提琴盒子，说：

“我们到哪里坐坐？”

“随便！”我说。

“植物园，怎样？”他问。

植物园！那是个阴森森暗沉沉的地方，但是，现在是个大白天，阳光正和煦地照着大地。而且，这个陌生的男人眼光正直坦白，我不相信会出什么事。于是，我点了点头，跟他到了植物园。

在植物园的一棵椰子树下，我们坐了下来。奇怪，我，竟会跟一个陌生的男人——我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，来自何方——在植物园中单独约会！他坐着，沉思地望着前面，一只手腕搭在椅背上。他的服饰虽简单破旧，但却另有一种高贵洒脱的气质。我看看他，等他开口，但他一直没有说话。在我们前面，有一棵矮小的植物，叶子扁而长。

过了许久，他忽然指着那棵小树说：

“这种植物叫作印度松香，在三、四月间会开一种白色的花，香味浓烈，好远就能闻到。”

我奇怪地看着他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跑过许多地方，看过许多东西。”他笑笑说，然后望着我，眼睛里带着几丝令人难解的伤感。“你问过我为什么常到你窗外去，你想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我说。

“在一个月前，我一次从你的校门口走过，刚好你从学校里出来，我一直跟着你到你的家门口，望着你走进去，同时也发现你的房间有个靠街的窗口，以后，我就无法自己，只得常常去探望你！”

“哦，这理由并不好！”我说，心里有点气愤，无法自己，这个无法自己是什么意思？

“是的，这理由并不充足，”他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又低声说，“主要是，你长得像极了我的女儿！”

“你的女儿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神色有点凄惶。“如果我和她不失散，她该也有你这么大了！”

“你——”我望着他，他那忧郁的眼睛使我心折。“你怎么会和她失散的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他苦笑了一下。“这说来太复杂了，你不会懂的，别说了！”

“你说吧，我会懂的！”我热切地说。

“不，还是不谈的好，简单说起来，是她母亲离开了我，把她也带走了。”

“她母亲不要你了，是吗？她母亲很坏吗？”

“不！不！她母亲很好，你不会懂的，不要说了，许多事——”他困难地望着前面那棵印度松香，有点儿语无伦次。“我们不能解释的，那时候，我太年轻，把她带走是对的，她母亲是好的，我的过失比她大。”他望望我，又苦笑了一下。“我告诉你这些，只是要你明白我对你并无恶意，不要再追问了，再问下去，你就是在割我的旧伤口了。”

我同情地看着他，一刹那间，觉得自己和他很亲近了。我点点头说：

“你很想你的女儿吧？”

“是的，很想，十分想。你不会了解这种渴望的。人，年纪越大，对于家的渴望就越深切。”

“你现在没有家吗？”

他笑笑。

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”他说，然后挺了挺身子。“来，我们谈点别的吧，例如，谈谈你的音乐！”他打开我的提琴盒子，拿出了琴，微笑地望着我。“那天晚上，我听到你拉的琴，你的技术已经很纯熟了，但是情感不够，要做一个好的音乐家，一定要把你的情感和音乐揉在一起。”他站起身来，十分内行地把琴夹在下巴下，试了试音。然后紧了紧弓上的马尾，又重新调了调琴弦。接着，就缓缓地奏出那首萨拉萨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我眩惑地望着他，琴声像奇迹般从他的弓下泻了出来，那熟悉的调子在他的演奏下变得那么哀伤凄凉。他的脸色凝重，眼光迷蒙，我觉得自己像置身梦中，完全被他的脸色和琴声所震慑住。一直等到他奏完，我仍然怔怔地望着他。他对我笑笑，在琴上拨了两下，放下琴说，“这和你拉的有没有一些不同？”

“你——”我迷惑地说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别管我是谁！来，让我更正一下你的指法，拉拉看！”他把琴递给我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不能拉，告诉我你是谁？你是个音乐家吗？”

“我不是！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！”他说，把琴放在椅子上，“我曾经学过几年音乐。你好好练习，你是有天才的。你现在缺乏的只是经验。来，你不愿意拉给我听听吗？”

我不能抗拒他，他的话对我有着魔力。站起身来，我奏了几个练习曲，他认真地听着，也认真地指正了我的几个错误。我发现他所说的都比我的教授更内行，这使我对他更感到茫然和眩惑。春天的天短，只一会儿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椰子树瘦长的影子在地下伸展着。他帮我收起琴，像个长辈般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

“不早了，快点回去吧，免得你妈妈爸爸着急。”

“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。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他回避地说，调开话题问，“你每天在灯底下写些什么？”

“记日记！”

“提起过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常写‘那个陌生人又来了’！”

他笑笑，提起我的琴。

“走！我送你去搭公共汽车！”我们向植物园门口走，我觉得有满腹的疑问，却无法问出口。走了一段他说：“你就叫我作‘陌生人’吧！我对你本就是‘陌生人’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！”我说。

“现在也是。你了解了我多少？你知道我多少？可是，我知道你名叫沈珮容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